

正校
鹿島外史

卷ノ三

3
333

東 京 國 書 館					
五 冊	三 号	一 架	三 函	屬	類
冊	號	架	函	類	

覽島外史卷之三序

校外史氏曰。水史愆云。天正十四年五月。豐後國主大友義統遣使京師。請伐島津義久。且求援。乃謬甚。嚮是義統父義鎮親詣大阪。謁秀吉。而所請助救西國盛衰記。九州軍記等。尙載之。島津氏亦聞京師。奔大阪。而遣近臣及使僧白事情於秀吉耳。是時大友危急。非體使。若緩寬請助援矣。○亦愆云。仙石秀久擊島津家久。而遁還豐後。是乃秀久與家久戰。豐後而遁四國也矣。○亦愆云。十五年正月。秀長進攻高城。島津義弘來援。與戰大破之。吁可哂也。○亦愆云。夏四月。秀勝及氏卿利長攻岩石城。是却三月也。前後錯雜。謬已甚。○亦愆云。小熊城主秋月種長奔城走。謬甚。河隈益富

據水史所著則無西海九州有一武人悉作怯憶人抑參河之賤裔光因等負慕勢而直下當世甚不當千萬矣勿四方所詒水之漫史焉

城非種長居城。明月本城與嚴石城之間。維城已。古今所摠知。筑前邦明月城主明月氏。自天慶至天正。六百卅年居之。當時種實家督種長世子也。水史之短。乃惟極。○亦愆云。諸城望風出降。何也不證。記何之國何之城。何氏誰某。以某年某月某日。出降抑史者。胎正記于後世之籍耳。然水生完不識豐臣。動坐九州軍事。偏以迎降字。所塗已之寡聞也矣。○亦愆云。島津家久築城於豐後府內。秀吉攻破之。實可笑。天下摠所知。豐後府內大友居城而非家久所築。且非秀吉來豐後者。我今愆水史短拙。叮嚀反復誨之。抑豐臣之西來也。三月十五日渡下關峽。是月中我將高橋豐前守等所拒戰。至廿九日嚴石陷。四月五日秀吉初入筑前。自是筑後肥後之間累連戰。廿一日漸到宇土城。於是餌本領安堵印信。頻招降肥後諸城主邑主。而斷顧後之懸念。粵廿五日來薩之西

涯大河港。至是五月朔。國主義久自日向還薩摩。而彼我定約束。八日和平成。十五日義久出質子。雖然。至十八日。尚義久弟歲久與秀吉奮鬪。義弘亦據城堅守。至廿一日。義弘出城下大河。謁秀吉。然亦北鄉時久。新納忠元等。尙未降。垂五月盡。忠元僅披大口。出京軍。秀吉迺得還肥後焉。有秀吉在豐後攻府內邪。嚮秀吉遣秀長。委任豐後日向。水生摠不識。殆等盲瞽之暗述。○亦愆云。五月秀吉前軍十餘萬。進至甕島。何也。妄說之甚。豐臣軍來在甕島之北。二日路。西大河外。抑秀吉首分十萬。附秀長。而先向豐後口。蓋水生謬之耳。雖秀吉親軍亦各處分行。止屯所過六州。諸要場。凡百餘個處。故秀吉所率僅五萬。積連戰四十一日。功而經道程八十二里。迺入薩之西河。是時毛利。浮田。大友等。與秀長。殆廿萬。在日向口。亦前田。龍造。細川等。兵五萬在。大口。關外。亦福島。加藤。

淺野。堀尾。蒲生。增田等。守所過之後。途要城。故秀吉來。薩疆也。陸軍精兵可三萬。身爲先蒐。海軍二萬隨之耳。非敢有先軍。故匹馬無向。覽島街道。噫彼水生乃。慧愚甚。○亦愆云。義久義弘被編。同出。最大愆。彼若北條氏政氏照。非無謀據一城者。義久守薩摩。義弘鎮日向。和後義弘正衣冠。觀京師。官至宰相。人爾。抑秀吉之履。歷自見。義久不敢向。覽島。迺左旋。溯大河。向金吾歲久城邑。歲久乃射秀吉。然渠不顧而出。大口當時秀吉權威。僵海內。然雖招。不參謁者。島津歲久。吉川元春。兩員矣。然夫元春一稟秀吉命。渡下關峽而死。若我歲久拒秀吉命。一無渡韓地。而從容就死。輕重與吉川奈何也。今證歲久等事實。以砭針俗史家。恐用迎降字者。面皮亦義久謁秀吉禮式等。京軍堀秀政。佐佐成政司之。連歌師紹巴掌書記。薩藩少老伊加倉源三郎。依連歌宗匠家。是亦掌大書

記。錄。當。時。之。始。末。最。詳。審。矣。因。今。某。之。編。輯。是。書。也。固。從。祖。錄。親。記。而。著。之。故。不。愆。歲。月。日。極。非。他。史。之。所。及。也。矣。

島津一家禦豐臣之諸將系圖

- 金吾歲久
- 金吾忠隣
- 中書家久
- 佐多久政
- 新納忠元
- 北鄉時久
- 桂忠昉

島津三郎

豐後守

●忠久

賀茂皇廟大齋主

島津三郎 左衛門尉

●忠時

島津三郎 左衛門尉

大隅守 昇殿藤原朝臣

●久經

親王次官上總大介

●忠宗

親王次官上總大介

島津三郎 左衛門尉

惣領
●貞久 島津三郎 左衛門尉 親王、次官上總、大介

二男
忠氏 和泉、二郎 左衛門尉 豐後守

三男
忠光 佐多、三郎 左衛門尉 佐多常陸介久政祖

四男
時久 新納、四郎 左衛門尉 新納武藏守忠元祖

五男
資久 樺山、六郎 左衛門尉 琉球征討
之大將 樺山久高祖

六男
資忠 安藝守 北郷、七郎 左衛門尉 尾張守 北郷左衛門尉時久祖

七男
久泰 石坂、九郎 左衛門尉 無子孫

●師久 太夫、判官 親王、次官上總、大介
創身不能遠出 此子孫稱總州家

●氏久 島津又三郎 廷尉 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元久 島津又三郎 廷尉 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久豐 島津次郎三郎 廷尉 修理亮
實弟 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忠國 島津又三郎 廷尉 修理太夫 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長男
○友久 島津又太郎 側室所産故不為家督
相摸守 號天勇齊

●立久

二男爲惣領、島津又三郎 廷尉
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正統

久逸

三男 又五郎
河內守
又七郎

相續伊作島津家

三世久經
二男家統

勝久

四男 又七郎
遠江守

桂 山城守忠昉祖

○運久

初忠幸 三郎左衛門尉
相摸守 號一瓢齋

○良久

初忠良 三郎左衛門尉
相摸守 號日新齋

●貴久

立久孫勝久爲養子、正統、
島津又三郎 廷尉 修理太夫
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號伯圃齋

忠將

又四郎 右馬頭

征久

又四郎 右馬頭

尙久

又五郎 左兵衛尉

忠長

又五郎 圖書頭

●義久

島津又三郎 廷尉 修理太夫
從三位殿上人 號龍伯齋 西海大小十一州大主

○義弘

又四郎 島津兵庫頭
四品 陸摩宰相

久保忠恒共立惣領世子

歲久

薩州祈禱院城主
又六郎 左衛門督
不_レ屈_二秀吉_一而自刎

忠隣

實陸摩權守義虎二男爲_二婿養子_一
三郎次郎
衝_二豐臣秀長_一陣_二而戰死

日州佐土原城主

又七郎中務太輔

從四位侍從

又七郎中務太輔

家久

詣豐臣營中毒沒

豐久

衝松平家康陣而戰死

初代中書

二代中書

初忠恒

島津又八郎 陸奥守鎮守府將軍

家久

從三位中納言 後任陸奥守

伊集院島津家系圖

島津三郎 左廷尉 豐後守 七個國守護

忠久

加茂皇廟大齋主

島津三郎 左廷尉 大隅守 七個國守護

忠時

近衛家世子格 故永世貞藤原朝臣列殿上人

久經

島津正統

島津三郎 左廷尉 下野守 豐後守

親王次官上總大介 鎮西警固使 俗所謂探題是也

是問前後男子六人皆妾出

島津大隅五郎 常陸介 左衛門大尉

忠經

母同久經伊達常陸介判官宗村女 班大隅半國樹家

忠經復迎伊達氏從女而為正室

弘安四年蒙古襲來之時為日本國中武士之先聲揮源氏重代髭切大刀而斬獲元之魁將北條時宗大感稱舉弘安戰功第一等外戚伊達常陸介判官不堪喜即日於鎌倉殿中禪受領于忠經迺稱島津常陸介判官

忠長

島津給黎五郎 左衛門少尉 蚤世順養子 母正室伊達家女

妾出

忠繼

兵衛尉 無子孫

妾出

忠光

號町田、觀應三年足利將軍尊氏教書云町田、準伊集院庶子、始號島津侍從房、聖家也依宗兄沒、適為家督

○俊忠

母伊達常陸介判官女 島津大隅四郎

○久兼

島津大隅、彌五郎 圖書介 後稱久親

母源為義、裔比志島、太郎義範、女

○忠親

島津大隅、五郎太郎 長改大隅介三郎 六位藏人蚤世順養子 母紀貫之、裔伊集院、四郎入道迎清孫女

○忠國

島津大隅、介三郎 圖書介 後受領伊集院長門守 母同忠親、伊集院氏女

伊加倉家

初官左近將監

○忠貞

島津大隅、又太郎 後受領伊加倉豐後守

伊集院家

初官大炊介

○忠助

母伊達宮內、太輔行宗、姊迺丁伊達大膳、太夫歌人政宗、伯母云 島津大隅、介四郎 後受領伊集院大隅守 改久氏

日置家

久影

始大隅、五郎 後受領日置美作守

母全忠助、阿多氏女

麿島日置氏祖

當伊加倉源四郎俊貞、日置氏子 甫十三奉國命、而相續嫡家、

女子

惣領島津陸奥守氏久正室 母全前、阿多氏女

福昌寺開山

石屋大和尚

母全前

此他有男女四拾餘子 省繁

後小松天皇勅願

玉牀龍顏山北朝福昌大禪寺 開山祖師

○賴久

伊集院源四郎 彈正少弼 藏人頭

母鎮西家，裔阿多加賀守孫女

受領島津大隅守

孝久

助三郎式部少輔

麿島丸田氏祖

伊集院源四郎 受領島津大隅守

○熈久

伊集院嫡統

母惣領島津陸奥守氏久女

叔父惣領陸奥守元久爲養子

繼久

上野介

子孫居于大崎郷

大和守

△倍久

右衛門佐

子孫居于市來郷

忠俊

大和守

△忠朗

大和守 入道孤舟

忠胤

周防守

創建武村笑岳寺

川田駿河守義朗師也

爲國老，能傳源氏兵道秘術

△忠倉

掃部介右衛門太夫

大和守 爲國老

△忠棟

初忠金源太郎右衛門太夫

爲國老 入道幸俣

慶長四年三月九日於伏見被誅

義智

比志島式部少輔入道清安

日州庄内高城城主

伊集院掃部介

日州庄内志和池城主

豐臣關白秀吉朱印

某

伊集院右衛門入道知行分

北郷領趾

一八千八百三拾九石四斗七合

官古城村

日向國諸縣郡之内

全

一四千百九石壹斗七升六合

三ヶ村

全

一三千百貳石六合

梶山村

全

一貳千貳百三拾九石七斗六升九合

山田村

全

一壹萬三百貳拾五石八斗五合

五ヶ村

全

一六千八百三拾石七斗壹升九合

安永

全

一千五百六拾六石貳斗四升六合

能々美谷

全

一九千七百貳拾石貳斗八升九合

高城

伊加倉領趾

大隅之内

一壹萬貳千三百七拾五石貳斗壹升

末吉

伊加倉領趾

一貳千四百三石八斗壹升三合

恒吉

伊加倉領趾

一四千三百三拾七石壹斗壹升九合

財部

伊加倉領趾

一千四百七拾三石四斗七升九合

今稱三福山

伊加倉領趾

一千貳百九石貳斗七升七合

市成

伊加倉本城趾

一千七百五拾六石五斗壹升八合

百引

全

一八十石

平房内

伊加倉領申長之替地

一貳千三百貳拾石七斗九升七合

内之浦

伊加倉領政廳所趾

一七千貳百六拾四石壹斗壹升

大崎

合八萬三石八斗四升

忠眞

母吉利下總守忠張姉

女子

中納言島津家久養爲子
松平隱岐守定行之室

源四郎初稱源二郎

慶長七年八月十七日於日州野尻原被誅戮○母亦同日於薩州阿多鄉

被誅戮

小傳次

兄忠眞同日於隅府濱之市被誅戮

女子

約婚于北郷宗次郎三久未嫁而蚤夭

加治木三郎五郎

繼加治木家

千次郎

兄弟共同日於谷山郡灘之下被誅戮

二世

忠矩

伊加倉又太郎 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后受領島津豐後守 直觀

三世

忠宣

伊加倉勝太郎 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受領島津豐前守 直觀

四世

忠知

伊加倉又太郎 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受領島津豐後守 直觀

五世 ○忠頼

伊加倉源四郎 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受領島津豐後守 初筑後守 直觀

長男

忠香

伊加倉左近將監 早世

六世 二男

○忠長

伊加倉源二郎 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三男

時久

三左衛門尉 受領山城守

子孫居于加世田郷

七世

○忠兼

伊加倉又太郎 賜名島津源三郎 從五位下左近將監
受領島津豐後守 后叙四品所許昇殿 亦稱丹後守

島津家正統十四世勝久所傳二男之證書

一門由緒久しき家の子伊加倉又太郎を烏帽子子
と定めて島津源三郎忠兼と名乗らせ不斷の腰刀
を與へ置く處なり

天文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陸奥守勝久 花押

長庶子

忠年

伊加倉源四郎 后受領豐前守
器量凡庸不能為鹿嶋家督

子孫居于宮古城郷

八世

○忠重

后受領豐後守 直觀格
器量拔群故奉國命而為鹿島家督

伊加倉源三郎 從五位下勘解由左衛門尉

是間八代省繁

○九世伊加倉加太夫忠堯空 ○十世伊加倉伊右衛門忠清
○十一世伊加倉清衛門忠温 ○十二世伊加倉伊左衛門忠連
○十三世伊加倉八四郎俊盈自是避忠字據先祖二世島津大隅四郎俊
忠諱 ○十四世伊加倉加太夫兼起是時避藩主隆摩守重年諱據先祖
三世島津大隅五郎久兼諱 ○十五世伊加倉織衛門兼家
○十六世伊加倉加太夫兼德

十七世

○忠禎

伊加倉源四郎 五卿警衛大長官九州五藩兵隊席頭
避忠字稱俊貞 著述 鹿島外史五冊其他著書最多數

十八世

○忠祥

伊加倉源太郎

避忠字稱俊賢

二男

俊員

伊加倉吉十郎

鹿島外史卷之三

處士 伊加倉俊貞 著述

十五年春秀吉既與家康和親質子秀康而携之大舉駿信越已
西五十餘國兵三十萬而西向然不能指島津號朝敵而剝義久
殿上人官位焉是依不懈朝獻公貢矣專所咎輕箴當職關白而
呼猴以爲大不敬耳粵唯所表爲九州定封關白動坐于西海道
惟乃因無出關白于遠邦之例爾而已矣至是先蒐佐佐成政黑
田孝高蓮香家政長曾元親尾藤知定宮部繼潤等乘勢前來于
時義弘營二豐境野上乃謀燒屯策三月十二日夜方風雨潛却
陣敵以爲區大軍而走也徹夜宵雨兢進天明頃至健軍追兵已
疲勞健軍小碓武尊西義弘乃起伏圍擊大破之斬傷忽三四千敵
軍驚愕北走失故地數里殆獲佐佐成政是戰薩兵四伏發銃如

地雷。故鎮西軍記載成政等陷地雷火。然雨濡。焰硝不至。沒全軍。且作之。西大河戰。爲加藤福島等救。佐佐敗。蓋正則清正共止。肥後。非來薩地者。交謬甚。十四日。敵海軍翼陸軍。進豐後。沖洲濱來。未知陸軍敗北。自負大兵。遊然碇泊。家久迺夜勝。精兵載輕舸。而乘曉昧。直襲不意。迅速如飛。火放上風。兵激煙下。叢刃亂斬。矢丸雨注。敵蒼黃潰亂。觸刃中丸。及焦爛。亦周章陷海者。頃刻凡萬數。殘艦漸斷。碇索乃狼狽而遁。下關峽。修復船具器械。更不克前。家久迺乘勝欲募我海軍。精銳密自豐後。傳伊豫讚岐。直搗大阪。虛而燒滅其城市。然若魏延子午谷議。衆危未果。秀吉聞陸海共前軍敗。乃使幕臣一色昭秀及僧興山稱足利公。方使節以調和議。實欲經閉日。以斷薩軍後也。義弘迺覺。張良破秦關之策。急促家久。遣束裝共退軍。日向爲入關守嶮。而得大捷。然已受秀吉囑。

託而有遮尾者。義弘蹂躪於前途。家久後殿。攘尾敵。是時我將田北城主佐多常陸介久政。特不肯相豐後。而不敢搖足。竟節死于我城。

佐多氏七島津第三。而領大隅佐多邑。因爲氏。嘗建武間大樹戰功。足利家賞之。賜薩之知覽院。以爲其食邑。是際久政慷慨曰。今雖依策略。措南豐。恐上國之師以怯。唱我孤雖不肖。身爲島津宗族。寧守豐後。而潔死。以令京軍識薩邦有男子耳。嚴決意。更不退。上國大軍先鋒大友而來。薄故邦內新附兵。皆亡。加義統陣。久政懇令士卒曰。受命者可。遣疾去。今日孤決死。殊嫌多從耳矣。亦願言。舊從世臣曰。有父子兄弟在此城。則宜一人歸祖國。是存血統之道也。孤更無遺憾焉。衆皆請從節。因大宴。而訣飲。迺擐甲而出。戰隨之。鏖騎數百。勁鬪累日。至矢盡。丸竭。敵軍輕進。群聚蟻附。

而登壁。我兵若周可節守榮陽城，赤手執白刃，而斬敵於壁堞間。摠百千力，窮兵盡。守將久政，刎城上。殘兵殉死者五十九人也。久政家孫世領，知覽郡萬石邑，而務國老等也。當時於豐後，主一城一邑者，悉皆聞見。大將久政，潔死更愧去。豐後率衝京軍，奮鬪而死之。是間我軍別將金吾歲久，而新納忠元、阿蘇惟前等，左右之殊不退。豐後而進出肥田口，臨筑前境，而雖直從間道，晝夜兼行。出黑崎小倉，遄速欲斷中州海峽，而頓蹙天下大軍。然聞龍造寺反，窺我背，而速巡軍會。右馬頭征久守兩後，急擊肥前海軍，而破之。嚴守肥後，連城乃陷。鞠池故轍，而歲久據八代城，累扼山海兩路，以為禦秀吉。是時秀吉親軍三月已望，超下關峽，直入豐前。大兵滿海陸。我將高橋元種等，雖奮鬪力，不適前後。門司小倉時枝、帆柱山、香原岳等，諸城陷。元種所在力戰，退守嚴石城。所謂筑紫

造盤石所據，倔疆要界也。國史作盤井，訛訓謬字矣。秀吉前營，堯嶽大張勢，分軍自東西來。先使弟秀長將兵十萬，從東路向豐後。而先行親將十五萬，向筑前而直前。我將明月種實當其衝。時明月氏預兩筑，而有精兵三萬。令世子三郎種長將二萬五千，而守明月本城。及荒平河隈、寶森等諸城，種實親督精銳五千，而守冷水嶺。若秀吉來，內野街道則種實竊借，薩之精銃手設十面埋伏，而謀丸殺秀吉，得意外之大捷。亦若秀吉來，明月街道我嚴石城等扞守，僅經數日，則種實潛從間道出，下關峽，焚上國之軍實。若燕棣之燒運河，糧船欲令百萬之豐師餓死於暖目間。粵遣曉將芥田惡六率虎貔鎧甲千騎，而佑弟元種堅守嚴石城，設百全計策而待之。秀吉謀知明月秘策，頻懾怖其銃伏，竊罷向冷水嶺。廿九日急令北陸道軍而攻嚴石城，直騰柞原山。秀吉親揮采磨，令

而義兒丹波少將秀勝遠江侍從秀康將之令蒲生氏卿蒐雄口
前田利長蒐雌口上杉丹羽等北兵陸續群進城兵不撓殺出死
戰攻軍累却雖日至申不能近壁秀吉迺脫戰袍賜氏卿而昂之
氏卿犯矢石附城壁縱火焚樓櫓至是城陷前路開通秀吉大喜
迅速進大軍而薄河隈城直出奇兵前向明月城邑乃大陽稱明
月家屬妻子既爲所係累明月氏兵守諸要界者聞之而驚潰種
實憤懣頻說解本城未陷速欲督親軍而死鬪擊却京軍秀吉以
甘言誘士心若呂蒙取江陵時故士卒殊無鬪心種實不得如意
迺使子種長開城邑而降出雖然明月高橋兄弟禦天下猛師幾
廿日乃可謂名將矣時豐臣雖軍秀長輝元等若曹操追劉備陪
道兼行而來日向中書家久若張益德殿後據水而陣耳河岸據
立岩明神社林暗夜前深淵列繩火而詒誘之京軍長驅蒐先者

胥議曰暗處乃深淵矣島津寡兵唯守渡津耳爭先兢亂汀淺而
沖深甲者爲自後所推而悉重沉家久軍大笑闕而退去敵軍殘
活者絃濡衣徒切齒是會也薩軍不動手足不費一丸而溺滅甲
兵數千我勝利最甚家久武略神妙率是顛也天明秀長將惣單
而繼到濟河津薄高城城主我國老山田有信固守之秀長合大
友等軍而殆廿萬攻高城數旬有信力拒義久義弘與家久在里
原而援之秀長因築長圍聯柵結塞亘北南十里令諸將分備城
兵與後援陣寨凡五十一壘毛利輝元與早川隆景吉川元長兵
四萬大友義統三萬浮田秀家二萬蓮香家政六千長曾元親五
千中川秀政四千尾藤知定三千其餘黑田宮部南條小鴨龜井
福原藤堂來島等各守要界乃規賤岳法我軍欲破之四月十七
日遣使秀長營請和以闕虛實且弛警心宮部繼潤曰今宵敵來

襲必矣。諸將詰其由。繼潤曰。高城不危。島津兵力未衰。奈何。請和。見降使。無愁色。却睨我營。曲隅幾極。目而出。是不使者而謀者也。因諸寨增警心。二更薩兵二萬。闐聲動地。超壕破柵。蹂躪山陰道。軍而踏夷重壘。秀長頻怖。我兵鋒阻河。固守牙營。藤堂高虎恒晝寢。而夜不寢。故疾亂河而來。救既天明。黑田孝高及早川吉川等亦濟河進戰。孝高將村上某大呼曰。秀長惣軍已馳來。敗兵信之。復蘇戰。然薩兵叫聲震天。殺勢一當千。上國惣營舉。馱糧仗而爲走計。我左先鋒日向庄內八萬石。主北鄉時久。勵兵特進。累破敵壘。鏖鋒無前。時右先鋒大隅肝屬八萬石。主伊集院忠棟。當從海濱擊敵。橫裏然忠棟已納媚。豐臣陽發空砲。而不仿戰。我軍遽如失右手。故不克陷。秀長本營西國太平記云。是時薩軍攻裏。則易陷。惣營然寡兵。唯攻表一方。是依不識。伊集院反。不攻裏矣。於

是興國之戰爭。更不利。惣先鋒大將中書家久。副將金吾忠隣。監軍伊加倉忠重。双馬。忠隣慷慨曰。叔父君英名震天下。以斬龍造長曾也。今日孤親手斬秀長。欲高名出家。叔右。迺月駒。胃豐臣陣。形勢若輝虎。斫晴信。釜頭。曉勇無敢當者。敵軍揃銃口。一齊放發。洞忠隣腹。苦痛甚。忠隣欲飲水。而速死。然陣營丘陵。遠求水。無得。因家老鎌田左衛門政金。括鎧衷。獻青梅。迺食之。而殞命。年十九。日向。旣肥。城主島津朝久亦爲一方大將。破柵。數重躬蒙重傷。從兵負來。牙營大隅百引。城主伊加倉忠重亦與忠隣共勇進。撲敵將。滅其元。不中丸。而還來。義久褒賞之。證翰賞刀。今尙存。

今度於目白口上方勢取會之砌。り本名源三郎事於御前。毛付組打拔群之高名被。遂御感之餘。り御脇差正信一腰並名を勘解由左衛門尉。拜領被仕候儀。御不斷衆我々存知候證。

狀仍如件

天正十五年孟夏十八日

鎌田出雲守政近花押

伊集院下野守久治花押

伊加倉勘解由左衛門尉殿

中書家久亦將戰死。雖義久制之家久不顧。義弘急命軍校帖佐宗辰而扼之。宗辰決心飛馬到中書馬前。迺下馬鞠躬。俄脫鎧現肌。短刀中腹。曰。國弟蒐將反。兄命則監軍某先當死。至是家久感慨控轡。義久義弘制宗室少年爭死。進親軍開鶴羽以押秀長。令前軍休息。哺時交綏而納軍。隆景孝高急勸秀長而請乘薩軍。退舉惣軍追躡之。募銃手以爲左右翼。銃丸亂發。鐵騎尾擊。片甲不還。規秀吉擊柴田勝家之大捷。尾藤知定扼曰。是策非關白親出則不適矣。敵前軍惣將島津中書沈勇有英略。不願佐久玄蕃猪

突狂勇。且義久義弘親軍。嚴重如大盤石。不可例勝家北國鳥合衆。今日之戰。觀島津兵勢。陪武田勝賴破長篠柵。然曩時織田公不敢尾擊。矧於我脣乎。今雖稱捷戰。我兵死傷十陪島津。殞兵。薩人剽悍與爭鋒。難亦每多艸伏。今日已薄暮。豈可深入乎。近健軍之敗。依夜尾島津也。覆轍不可再焉。窮寇無遂可矣。秀長隨之。秀吉聞日向有天下分目大戰。而祥鞠戰狀先賞藤堂高虎。以一萬石。殊褒孝高隆景。略因已后賜筑前于隆景。豐前于孝高。以賞其績功。更谷尾藤知定戰前稱敵強而取其邑。尾藤氏藤原秀卿裔。居近江者。稱近藤。居武藏者。稱武藤。居尾張者。稱尾藤。東鑑所載。尾藤太郎知宣等是也。北條時賴最親昵。尾藤太入道淨心。子孫領尾張諸邑。至知定初所封。紀伊十萬石地。就亦代仙石秀久爲讚岐守護。今所取其邑。故入關東。寄食北條。

氏政亡後。秀吉殺知定，于尾張故邑。至是尾藤氏絕嗣。云當時秀吉賜感牒，宮部繼潤云。島津關右，梟魁狂鋒無前。爾拒戰一晝夜。爾夫日本一之剛者也。乃為山陰道旗頭，而加十萬石地，亦見薩俘五十餘員而言活之。俘者不肯，各露髻，則納矢死書。秀吉拭淚，斬之。此曹依伊集院不後繼，為所擒耳。然秀吉深識，薩人死戰，因頻促和。我亦依戰不利，暫應之。弭戰休士，息民固守，疆土竊瞰，時變切冀望。織田松平北條等為動，是際秀吉累怖島津遣兵而斷。下關峽，乃令增田長盛守開關，俗訛赤間是已。亦令丸尾城戶兩將守門司城，黑田長政守香春城，蒲生氏卿守嚴石城。其他豐前諸城悉嚴守兵，而禦後。粵秀吉身入筑前，乃出本領安堵印信，而降宗像。原田岩松等亦若明月所屬諸城，悉入京軍而守之。亦嚮龍造寺政家力，不適。雖屬我麾下，竊遣鍋島直茂于上國納款。

秀吉乞報父仇，因今為京軍，蒐先入于肥前，唱天朝命，促邦內諸侯而急屬秀吉。至是秀吉率定三前直進兵，筑後邦內諸城主皆固守。殊草野筑前守鑑家筑後守鑑員父子拔眾勁禦烈戰。草野氏元肥前邦鏡宮大宮司家而筑紫名族也。始藤鎌足之庶孫太宰大貳廣嗣任方面鎮西海。時京師侵佛法僧正元昉等頻有醜聲。且廣嗣妻最艷美，特守京邸。元昉挑之，妻以書告宰府。廣嗣怒甚，乃起紫陽之甲，以欲清尊側。然戰不利，欲渡西土，愬唐帝。至到松浦郡而竟沒。爾后元昉來筑紫講法，觀世音寺內。于戒檀院廣嗣遺臣等夜襲院，捕元昉而磔地。拋大石以碎元大貳等憚官僧隱事，表雷死。於是朝廷祭祀廣嗣于西肥死處，而號各務宮。索廣嗣遺胤而奉祭奠。惟草野氏祖也。源將軍賴朝憑草野太夫永平納鎧刀弓箭于鏡宮。爾來蒙寇之舉，草野七郎太夫先登勇

戰亦建武之戰。草野左近將監斬名和伯耆守長年。歷世武名鳴。西海當時草野父子。扞戰甚劇。秀吉乃賂三萬石。急命加藤福島等攻草野。所據發心嶽城。別遣富田與山兩將直前。忽陷高良山。而秀吉親營之。自前後挾攻。而陷筑後諸城。草野氏間行來。薩摩為臣屬。今甕島士族世稱草野神七郎者。是裔也。秀吉迺陣高良山上。而大耀兵。徇肥前。望肥後。

高良山古鎮西府城山也。蓋應神帝之幼。神母攝政之。抑御氣長足姬尊。言稱超海而陷韓地乃目小自起英武壯烈。漢語稱比彌呼女王。惟美面后義也。神后聞魏主曹叅令其將司馬仲達滅遼東。會長公孫淵尋復探三韓之疆域。且吳主孫權亦遣其將衛溫諸葛直。侵南倭之鬼界。乃命健擊大連為西海鎮將。而寘此高良山。上古號剛人傑之謂耳實九州咽喉要界矣。嚮鞠池氏之禦足利也。每

據高良山。前筑後河而待之。島津氏非不知是前蹤也。先是遣國弟左衛門督歲久。及新納武藏守忠元等。而欲與明月高橋共併兵力。固守筑豐兩前。然歲久忠元未至。明月頓敗績。失我雄鎮連城。我軍之蹉躓等。蜀主喪關張。粵肥前諸豪觀薩勢不振。率出城而謁秀吉。豐臣軍威益振。歲久忠元勵兵嚴守。肥後當秀吉衝土豪各據城而固守。新納忠元驍武獨步海內。豐臣先鋒福島正則加藤清正等少壯未足。適武藏守絕倫逸群。在筑後不克前。秀吉察可智取不可力取。密遣舟師誘薩疆海邊獅子島一向門徒。而累得水路之迎導。直迴海軍於我後。至是海運頓絕。軍實不能辨。我勢偏孤。而國人漸離畔。不可奈何。新納忠元令人從薩摩來言。我軍大捷。日向走秀長。因集土豪子弟大慶宴。乃執拘而質之。直拔營徑求麻而班師。薩摩至屈境上。厚謝返質兒。粵秀吉發高良

明治十年
西南役欲
私學兵破
肥後南關
出筑後筑
前因官軍
勉強拒之
大戰爭之
處此耳

俗史親秀
吉之西役
積全歲糧
秣于豐之
小倉大虛
誕也漢史
李左車所
誨韓信兵
先聲而後
實秀吉雖
無學能亦
李左車遺
意而所聲
張耳

山從筑後北關進攻肥後南關此兩關往古自鎮西府所窺而壓
戎蠻故蹟也古筑後北關已北筑後前肥前豐前太宰府直管之肥後南關
司職然為朝推略筑後肥南關城主大內山河內守大奮戰擊却淺野
前故天朝所谷為義矣
長政木村重尙生駒一正等大軍三日竟死之秀吉迺令堀尾吉
晴守南關城而直進軍時隈部但馬守親永守鞠池山鹿等連城
兵勢最勁秀吉頻遣辨士出本領安堵印信而招之至是隈部參
謁而前路開隈部氏鞠池支族最豪家也秀吉前薄隈本城主鞠池越
若是詐給而後秀吉竟殺之
中守親政力不適捐城入山林秀吉令淺野長政守隈本亦進薄
宇土城主名和伯耆守長高亦入山乃是長年子孫自隨征西王
累世所守此城也秀吉令加藤清正守宇土自是已南島津兵既
捐之雖然至秀吉親來宮原薩之殿兵漸濟八代河而保東岸然
肥後豪族主一城一邑者未容易有降者悉開城邑而據山林覘

時變故秀吉心殊不安自宇土至八代阡陌大榜路頭而甘囑託
賭本領安堵印信而累攬豪族心竟降肥後世家名族鞠池名和
赤星合志甲斐志岐木山等七十六名而絕顧後之患至是令福
島正則守八代城秀吉親超河海而入棧敷城我軍亦去肥後七
浦而堅守出水大口兩關秀吉已臨薩疆頻調兵與糧然以肥後
筑後無得積粟是月廿一日所會算京軍摠有三旬糧然則非期
卅日而速降島津則可百萬衆忽居亡粵秀吉心累憂患急發令
以肥前穀過速運肥後以筑前米運筑後亦以中州粟航輸二豐
亦以四國米航渡日向以給天下公役之諸州兵雖然運糧速不
屆故惣軍大半殘肥後以北而就土糧漢史所謂食苜蓿也秀吉
殊募精兵壯卒而覘覷欲不意入薩地頻矣竊聞我西門守將島
津忠永有宿意於宗家秀吉累以利賂之賺立三州守護忠永迺

先任守護代薩摩權守成久曾孫而稱出水島津內實領十萬石
 邑世當肥後方面忠永素潔死日向忠隣兄也然性質不顯卑劣
 暗弱乃信秀吉謀言出弟彌一郎忠榮而詣豐臣營秀吉大喜出
 行每令彌一郎先驅京軍瞻望大驚秀吉威勢始忠永祖父實久
 反闕宗室有年然惣領義久仁恕配女實久子義虎而息一門鬪
 牆外禦其務故忠永迺義久外孫也后懈朝鮮軍事為秀吉所戮
 而家亡當時秀吉依忠永不拒親航出水灘直入西大河港而營
 江港嶽俗訛猫嶽是也秀吉迺觀山海地理形勢而令水軍將九
 鬼嘉隆脇阪安治加藤喜明掙築大河以濟諸軍親移牙河北太
 平寺臨川流環軍營大耀兵火近村河南有平佐城我族將桂山
 城守忠助守之義久母家澁谷重豐在清敷城遣鎧甲百騎而拯
 平佐秀吉令水軍三將及河西行長蟻附攻平佐城忠助當大兵

言笑自若其妻盛年艷色被髮力戰優符登妻迺率婢女而立壁
 上以箕振灰攻兵眼不能開乘機殺出而逐豐軍事載日本女武勇集傳殊城兵
 高城帶刀斬獲大將嘉隆子九鬼八郎粵秀吉察城固不可拔傳
 令退軍秀吉亦欲分軍侵薩隅北疆使龍造政家前田利長細川
 藤孝等兵五萬自肥後向大口是時義久欲雨侯苗植竟則大舉
 而逐秀長尙在日向然聞外孫忠永降秀吉敵軍臨西大河且驚
 且怒迺班師本府而鎮管内殊遺中書家久拯高城守里原而當
 秀長別國老諏訪覺兼鎌田政近等屯高鍋城求麻主相良忠房
 屯神屋關國老上原尙近守高原城亦北鄉時久固守庄內十三
 城共皆為中書之後繼而保日向地義弘亦據真幸五城為中書
 之應援兼為大口之後繼金吾歲久守紫微山口諸城嚴鎮西大
 河上流澁谷重豐據入來山嶮與歲久俱佐平佐新納忠元守大

秀吉書記
連歌師紹
巴日錄云
新納武藏
鬼武者也
常開大口
欲啖京軍

口屬五城。而當龍造前田等衝世舉稱鬼人武藏。至秀吉亦以此呼之。已而大軍近境。忠元薄遺糧米。曰。聞客軍乏糧。願食之。傳氣力以攻我關。上國軍傳稱。忠元素志有古人之遺風。益怖而無敢有近者。當時豐臣軍在距覽島。來日向者七日路。向薩隅之北疆大口者。四日路。秀吉牙營阻薩山來山。于二日路。蓋本邦軍行。規一日六里法也。秀吉密遣間。瞰覽島近傍。士女遊宴如平日。反報曰。懈怠甚。應長驅而得大捷。秀吉默然。聲蹙良久。曰。癡薩子。何不畏我兵威之甚也。今吾長驅則直有殿禍必矣。詰傑島津金吾在河上。渠出妨軹重運路。亦所聞。新納鬼人在北疆。常欲開大口。嚙我臀肉。故薩兒巨魁不敢警本寨也。深以為憂。然而薩隅日南尾琉球有大小百廿城。出質者特出水忠永耳。外受豐臣攻者。高城平佐大口也。一無陷者。我邦疆舉清野。敵不能得片粒。然亦是歲

梅雨超常年。霖潦浸客軍。京兵惣病濕氣。秀吉累懼糧竭。軍老而有變。故遣僧興山惠瓊入我營。副以一色昭秀共促和。再三。是間我軍交鋒。則每雖拆敵軍。絕不能適智術作略于秀吉。且彈藥亦漸竭乏。當時未炤硝製產多。唯埃蠻舶來西肥。平戶而買之耳。今歲平戶既屬秀吉。適我疆內有種島硫黃嶼。雖造彈藥。然不給禦天下師焉。因老臣等累諫。義久請保舊封。全名家。秀吉亦駛价近衛家。而請和介。近衛氏答曰。全舊封三州。則和睦可促耳。秀吉曰。願義久薙髮。而可詣豐臣營。謝嚮之過言。然則舊封可全也。於是近衛家達島津氏之和歌

國廣久守禮る佳美も言能葉の風日和靡く心成平機

義久乃解兵。五月六日出覽島城。抵伊集城。薙髮稱龍伯齊。七日次市杵櫛木兩城。而止惣軍。八日若浦公赴瀨門。隨近衆百騎。乃

乘肩輿超陸摩山濟西大河而詣泰平寺營是時擔乘輿者指宿丹後守濱田民部尉着麻上下禮服帶大小刀而舁之至轅門而下輿義久服十德衣脫刀進步秀吉令掘秀政佐佐成政迎之禮遇最厚成政左義久暫即下坐時堀秀政進席而奏聲島津修理大夫降參公禮秀吉嚴色勵聲曰匠作從前之教言依今日烏襟完以宥之更無殘讖塵宣進席迺公茵前於是秀政成政左右龍伯而坐關白茵前席一帖目下客位事躡若顯王初謁漢祖九州軍記等書多記島津一家和至是秀吉迺溫色懇言曰義久朝臣今日之慙慙腰間最寂寥宜速帶之親解所帶宗近包平双刀而手授之既杯酒出義久疑所毒有難色秀吉笑曰祝禮矣宜勿酌酒杯中耳就召國老平田美濃守光宗本田下野守親貞少老執刀川上左近將監久辰少老主履伊加倉左衛門尉忠重及近衆頭野村但

馬守並東鄉安房守全十左衛門侍長揖宿丹後守濱田民部尉

始豐臣氏軍校制曰降參之禮宜主從十人入營中故若爾后至於席次曰松營向島津氏為家督時家臣九人請大樹蓋所襲豐臣舊範也矣

爾等今日有變義久將殉之邪有島津氏忠誼之臣何甚衆迺公

有若義久則無一人有殉者耳實羨高家舊國多節士頻嗟嘆不

息各賜熨斗附白鞘大刀特賜濱田以長双槍依是非城主家矣

時秀吉甫五十二義久五十五是間嶋津氏密令畫工寫秀吉真像今尚存威相充分最有福相完不類猴頗美男矣

秀吉迺與鼎州安堵印信亦取義久書而諭諸城主速弭戰爭

新納忠元不肯曰雖猴奴橫行海內無敢當者吾寧致死力而獲

之夫客軍投身深入千里弩末有何之惶且時已季夏我方清野

猴軍卅萬不數日糧竭師潰坐下肴秀吉元吸滿在目前主公何

不顧義久強下之粵桂忠叻出城渡河而來謁

桂氏島津正統九世陸奧守忠國四男裔而領日向月野邑因和

歌綠句稱桂氏也。秀吉大稱前日勇武而賜寶刀始大軍不能陷平佐城。秀吉以為可城壁嚴重乃濟河上其城而觀看戰蹟。平丘一堆鹿柵一匝無有壘隍唯伐樹木為鹿角而已。秀吉驚曰渠桂兒一身都是膽也。至是九鬼喜隆招高城帶刀問亡兒八郎臨死形勢高城曰某當日放一箭十二矢殪十二甲弟九矢所贈令兒如其狀也。京軍陸續競攻我城將陷一將擐緋甲而攀柵大呼曰九鬼伊勢守一番登僕矢鏃支郎君面而發射故命中喜隆喜泣曰貴士勝話。我兒名於日本厚饗帶刀而訣去高城氏平姓澁谷庶門高名畫人高城權守秋月齊支族也。子孫為薩摩郡河間庄鄉士秀吉迺溯大河觀河上連城要界而為班軍諸城主出謁者秀吉懇待之賜物各有差特金吾歲久決死不下城。島津左衛門督歲久我惣領義久三弟也始歲久慷慨諫爭曰秀

吉用兵通神素雖匹夫位極人臣願兄公恭禮敬受六州二百萬封而和之眾舉曰我武有誰當其鋒者邪如織田大友龍造長曾三好筑紫等皆海內雄豪一戰每殪手下猴冠者亦其亞匹耳何言之怯歲久歎曰噫悖連捷不知慎則蹶躓在向前我軍若不利至一旦有忍辱而為國為家納降猴關白歟方其時諸君能為之僕不敢焉作色而出歲久性極忠愷方正矣一言不欺毫末據其邑宮庄城矢死拒之當時歲久義氣激烈有趙宋忠臣李庭之守揚州城發弩射降勅使之節風我三州之義勇舉拜手稽首無不贊稱歲久我島津之名聲依有一金吾大益光等季漢之北地王不降于魏晉秀吉進逼問歲久阿兄歸順何不參謁對曰疾不可見也嚴守邑疆不內京軍秀吉屯山崎城遣侯騎五十二馬瞰之歲久邀擊殆斬獲十騎尙向豐臣親隊頻發弓銃死傷許多京軍

趙宋宣和中
中金虜逼
宋京約和
大貪而北
歸宋人欲
知兵者嫉

忿怒請攻歲久。然上國運糧不到。而數十萬衆前後苦饑甚。餓殍枕路頭。秀吉不能久駐。因云。巨魁既降。而出質。豈顧枝葉墨瘵。孤城乎。乃避歲久城下。欲從傍路出大口。而就糧肥後。粵歲久令嚮導。拽險隘。規張良椎秦呂。乃棟死士。徂射秀吉。利鏃穿輿。凡七箭。秀吉固慮。有是等事。豫飾空輿。而納以茶壺。躬先在前。軍輕騎中去。既二日矣。事類狄青度岷崙關。故不能獲焉。是間秀吉潛過。歲久邑傍也。先驅介冑者六騎。頻呼曰。明日關白殿下軍行也。修橋掃道。乃秀吉親自呼也。故更無知者。其神智妙計若。是秀吉已脫危。達水流田城。然天雨降水。大河洪漲。不能渡北。苦重地圍地。數日。是時歲久自下流宮庄。義弘從上流真幸。新納忠元自中流大口。義久惣軍從橫川街道。四方會擊。則秀吉親軍不足二萬。應猴元隕薩地。因我義勇壯士。雖扼腕切齒。至拔劍斫石。義久已下。

到河尾中擊
之實契秀
吉之當時

地名院號
成務天皇
五年分班
諸州郡界
而定長吏
時所勅詔
院廳方今

一門質兒多出。在豐臣海軍。故竟不能剽秀吉。至是義久等切悔。和之蚤卒。而不隨北鄉新納等所諫。然靡及。粵義弘竟奉兄命。隨流下。而詣豐臣屯營。秀吉喜甚。且見義弘向創有數痕。大愉快。之曰。不若是則不能略取西海大小十一州。對天下之猛師也。厚饗而還。是間新納忠元亦奉主命。而出城。時大口關前。前田龍造等陣。關後秀吉迺親營。忠元守其中間。樸山羽月馬越等五城。新納氏七島津第四。而領日向新納院。因爲氏新納乃丹裳小野。約辭。而景行天皇行在蹟也。忠元殊英武。其忠勇氣節聞天下。少年有自比諸葛亮。詩云。今昔二十七春風。吹入舊叢。花復紅。豈莫三分割據。略英雄。不顧草蘆中。亦能和歌。鳴四方。因至尊召見。而錫褒旨。東大田持資。西新納忠元也。天皇嘗錫緘匣。島津氏題曰。浪華霞。勅云。判匣裏何物。而開受之。忠元勅答。惟御履也。果爾。人

之郡應然
京幾諸道
既失古勅
特雖我陸
隔日三州
經千數百
戰向守勅
誼所唱院
號也矣

問其所以曰浪華之霞覆蘆義也和訓蘆足同聲勅使還奏島津
氏判中至尊曰判者必新納武藏守也復果然至是忠元詣豐臣
營秀吉愛其忠勇賜陣扇道服及杯酒忠元才兼文武體貌雅麗
時連歌師紹巴侍秀吉側乃發句云頗邊威風凜鈴虫忠元停杯
握髯云髯間響響懷忡忡鈴虫一名響虫指十字章凜其聲也故
忠元唱和若是秀吉壯其為人親問曰爾復控弧關白邪不邪忠
元儼然曰有主義久所命則當席張元戎獻鏡矢耳元戎諸島亮所用之神弩而一
發飛三鏡矢七箭魏軍震怖蓋孔明秀吉愕然益感忠元剛直因再曰忠
基書經元戎十乘之義而所名耳元封爾為肥後守高祿五十萬石最不榮乎忠元舒答曰天朝以
肥後錫主義久則臣等欽守其管鑰耳某固島津氏士臣何望直
錫是時秀吉愛忠元實若魏曹於關羽然忠元竟不顧秀吉賜偃
月刀稱薩雲長粵秀吉脫大口出肥後方是間中書家久暴卒日

向高城下

島津中務太輔家久義久四弟而英名鳴天下始秀吉出大阪時
密語腹心諸將曰吾於日本所怖特島津中書耳一戰獲龍造寺
一戰獲長曾我部且勸光秀害右府大膽至極亦數微行常欲火
我攝都苟家久在則迺公難靜食安眠然是舉吾欲許舊封降島
津方其時有中書來我營則即席與彼一服而宜遣殺之籌策既
先決至是義久親書弭日向戰爭因五五節句日家久初詣豐
臣營而祝和成秀長令黑田孝高迎之請空閒而饗茶給事扈從
一見家久頓發愛惜情乃囑家久耳曰毒矣宜漫廷下而稱病發
急歸薩營勿名將藥死耳家久快笑曰天命矣去此一步非死處
引椀為飲扈從不堪感慨稱試先飲即斃家久飲亦斃然秀長家
亡扈從名不傳世以喪義兒名大為遺憾家久沒甫四十一子豐

俗史作島
津家久以
里原降大
怨矣抑列
日向之方
面高城高
鎮里原未
高城陷焉
家久輸里
原邪水史
等坐記些
不識地理
愚昧千萬
矣

久襲爲里原主。是際北鄉時久亦奉主命。漸出庄內而詣日向口秀長營。

北鄉左衛門尉時久。七島津第六而世領日向北鄉院。因爲氏我藩第一大族。而盡忠節。亦隨一也。始時久特拽義久袂而諫。勿降。獻策若眞田昌幸。欲迎勝賴。曰庄內十三壁糧支三歲。秀吉糧竭。幾旦夕。擒胡孫。在是行。然義久竟不赴庄內。至是時久雖詣豐臣營。不敢屈服鞠躬。竟不脫弓弦。剩令從者着猿皮外套。且雖賜直覲。朱璽斷不受之。秀吉怒甚。轉庄內。刪四萬。雖然秀吉薨後。島津氏復北鄉舊邑。方是際山田有信亦奉主命而出城。

山田越前守有信。往昔平家侍臣武藏三郎有國裔也。嘗有國子有實。事安德帝。行在而任式部太輔。后爲島津家臣。領日置郡山田邑。因爲氏。當時有信督精曉千三百。禦秀長廿萬衆。二越月。豐

土持氏領
十萬在日
向五方在
豐後

氏之攻轉如神鬼。銃礮鳴天地。梯棧舞樓軒。有信殊不撓。晝夜奮鬪。確禦實若郝昭守陳倉城。然至義久親書到。竟輸高城。秀長恨久不下妨前途。作町方坑。牢而內城兵。累日乃放。遣於是際。秀吉既退營。太宰府亦移屯博多。而將歸京師。擧收九州質子。大論功罪。沙汰賞賜各有差。乃剖符以定封。前後六州。現爲豐臣氏鎮藩。亦至我骨骸若明月。高橋有馬相良等。或安舊堵。或封我疆。而爲直覲。殊譴肥後阿蘇廿五萬石。主阿蘇惟前。日向延岡十五萬石。主土持久綱。爲我先鋒。禦上國師。而取其城邑。因兩家共來。薩摩爲臣屬。秀吉累愛新納忠元。山田有信。禦天下之猛師。密強令封。忠元字土。有信天草。而位列侍從。昵近豐臣家。二人守節不肯。特伊集院忠棟屬秀吉。意納媚已甚。因賜庄內十三城八萬石。邑準直覲營。別邸權勢至凌主家。七月義久朝京師。秀吉饗以邸第。賜

鑿牙五千石。別永賜播之能勢。播之龍野萬石。邑而充我秣料。是封土關戰已后捐之。雖然每歲正首自能勢郡納祝松于薩之大阪邸至。明治初年尚無敢懈焉。義久上京時已被編。故不能任中納言。唯叙三位以高家席外眾諸侯頭。十六年義弘朝京師任四位侍從。賜羽柴氏豐臣姓。以義弘非惣領受之。粵義久歸國。十六年義弘歸國。世子又一郎久保。在京師預朝覲事。久保義弘嫡子配義久女而立。惣領儲子。十八年秀吉討北條氏政。我世子隨之。概如西役松平秀康例。久保率親衛五百甲。而到關東。親騎渡相模川。先登秀吉殊褒之。既北條氏亡。秀吉自會津贈書。義久而報知。克關東定奧羽。時義久在京師嚮是。西海前後六州疆內戰鬪累矣。始秀吉之來。悉與諸城主本領安堵。印信而遣治戎事。至巨魁島津遂上洛。悉違先之印信。或收邑。或刪邑。是故城主邑主大

沸騰。乃舉兵而擊。秀吉所冀。佐佐成政于肥後。秀吉幸之。褫奪鎮西世家。故邑更無所貽。迺隨意割肥後一國。縱與寵臣加藤清正。河西行長。乃塗惡名于成政。而刑戮之。所謂髣髴曹操用小斗。竟貫吏首。謝兵卒之姦計。雖然豐臣加藤河西等皆家亡而不祀。天理有餘殃。真可監耳。十九年秀吉禪關白職于義子秀次。而自號大閤。薩人輕蔑呼大猴。是際秀吉陰欲廢島津宗家正統。最已甚。乃例鍋島直茂襲宗家龍造寺。舉伊集院忠棟。以自漸為襲島津宗統。

忠時雖多
男子悉出
妾腹宗子
久經及忠
經二人正
室所產也

伊集院氏。島津正統二世。大隅守忠時正室伊達氏所生二男。大隅介忠經。復娶伊達家班。大隅半國。薩摩。鹿島等諸郡。而樹二男。家。嘗弘安之役。忠經隨家兄久經。而為先鋒。惣將振源氏重寶。髡切大刀。斬獲元之魁將。北條以舉元寇討治弟一之功勳。因錄倉

殿中諸侯群湊。大慶外戚伊達常陸介判官伊達氏不耐喜。即日
以受領讓外孫。稱島津常陸介判官忠經。領十餘萬石。自此
五世至。島津大隅介三郎忠國益加盛大。復娶伊達家。生島津大
隅。又太郎忠貞。然伊達夫人嫌忠國多妾。而歸父家。至是伊達家
移書而斷交。故后世以忠貞稱他腹。然實正腹也。忠國讓忠貞以
伊集院舊本城伊加倉館。此古應神帝時。健擊大臣所築。已后鎮
西爲朝所。再築。唱薩摩一國之地軸。處是爾。於是忠貞任豐後守。
稱伊加倉氏。忠國亦舉側室阿多氏所產。島津大隅介四郎忠助。
以禪伊集院新內城。后改久氏任大隅守。稱伊集院氏。于時南北
合一。大臣大將足利義滿所賜御教書。

義滿 花押

伊加倉公務宜稱島津事

右兩家

一公義先官次第

一家事年長席順

已下

明德三年十月二日

是際伊加倉伊集院合領廿餘萬石。邑始。父忠國爲守護代。在江
江瀨東目地。以壓伊東肝屬。后禪之。伊加倉故忠貞領伊集院東
半。覽島大川西半郡。及隅之禰。甲禰。鄉伊加倉村。非幕下。入叔納
爲名。姤良。鹿屋。九城。高隈。百引。市成。牛寢。末吉。恒吉。向之松山。旅
布志。大崎等。拾萬石。邑亦忠國祖所粟。元寇賞典。以薩之谿山。給
黎。知覽。川邊。阿多。日置。六郡。諸城邑。禪之。伊集院。粵久氏亦領十
餘萬石。地。抑島津。嫡宗。自元祖忠久。至五世貞久。居薩之出水城。

故覽島一郡完伊集院島津領之。所基弘安賞典耳。方忠國女嫁宗統陸奧守氏久。初分覽島川東半郡。以為婿費幣。於是氏久移覽島。居東福寺城。是正平年中也。自此以覽島定國府。陸奧府在舊國郡于水引鄉今號屋形原地乃是也故國分寺泰平寺共在此地爾后秀吉之來尙陣于舊府也氏久子陸奧守元久。應永初年移本立寺城。已后天文季年。陸奧守貴久移大龍寺城。亦慶長初年。陸奧守家久移今之城山。嚮是元久所贈外戚之兩家盟誓書。

契約

右意趣者。雖為天下轉變。於私御大事之時。身之大綱存相。互見繼被見繼。可申候此條偽申者。日本國大小神祇殊八幡大菩薩。方上下大明神御罰。可罷蒙候。

應永六年十二月卅日

陸奧守元久 花押

伊 左近將殿

伊 彈正少殿

近代薩摩
守為家督
時一門領
萬石已上
者一員出
謁大樹務
公用是所
覽伊加倉
伊集院之
藩也

是乃忠貞子。伊加倉左近將監。兼豐後守忠矩。及久氏子。伊集院彈正少弼。兼大隅守賴久也。當時於島津家。非右兩家有副書。則不能任陸奧守鎮守府將軍矣。因茲元久為家督時。伊集院介四郎。島津大隅守久氏副書。久豐忠國為家督時。伊集院源四郎。島津津大隅守賴久。副書。立久忠昌為家督時。伊加倉源四郎。島津豐後守忠賴。副書。忠治忠隆勝久為家督時。共伊加倉源二郎。島津豐前守忠長。副書。貴久少年為家督也。全豐前守忠長副書。抑伊集院忠棟。素產庶孫末家者已。然當時伊集院嫡統源四郎忠能。出亡寓肥後。忠棟招之。與末吉勝岡萬石地。易系圖故文書。而自

稱伊集院藏人頭。是宗祖賴久昵近。足利家所任官名也。忠棟改庄內居邑。而號島津町。事見豐臣家大名牒。亦子忠真稱源四郎。是伊集院嫡名矣。加之請義弘女。以尙忠真而謀不軌。日夜不息。惟秀吉見伊集院故文書。而竊所囑令忠棟襲惣領家耳。蓋夫松平之於石川。島津之於伊集院。北條之於松田。上杉之於河田。共其意同。秀吉之肺腑。殊可不恐悞乎矣。文祿元年。秀吉將取明國。先略朝鮮。征軍九隊。兵凡廿萬。義弘帥薩師萬甲。而將第三軍。始秀吉以我大藩出兵丁二萬。就中五千。兵役出水里原。而島津及明月。高橋。伊東等。勤之。義弘應率萬五千。然自蒙天下師。中間四年耳。以國羸民苦。累訟減兵數。因公議儉萬甲也。三月。秀吉來肥前營。唐津。而指令遠征。諸侯悉帥師而入朝鮮。我將大隅山田城主。梅北宮內。尉國兼。梅北國兼。嫡裔梅北宮左衛門。薩摩伊作。土豪。田醫門。適伊加倉俊貞。叔母也。

荒兵衛。大隅姤良。豪族。伊集院右京亮。共性勇猛。有膽略。當間欲乘虛襲行營。斬秀吉。而報宿仇。將起兵于肥後。是際。金吾歲久。新納忠元等。亦頻右。梅北等。時義久在肥前。國兼等急駛。价曰。臣等今稱君命。假征韓出師。衆陪道兼行。直攻行營。而擊不意。若光秀斬信長。則百全。秀吉可坑。前耻可雪。天下可略也。願臨機。君公亦從內應之。義久怒。輕舉。斬其使。而雖制之。梅北等既舉兵。首取佐敷城。次略八代。進戰小川。松橋。兩驛。而連捷。於是從前依成政事。意外喪邑。土豪及舊城主家族等。累陷朱印。詐謀切齒。秀吉者。悉皆雷同。峰起。荷糧。擔戈。奔馳群濤。而佑梅北等。頃刻衆數萬。勢忽傾。肥後。鎮將清正。行長。在海外。虛城無人。境梅北等縱橫。席卷。略宇土。取隈本。而據其豪富。若劉備得成都。時出藏穀庫絹。旋諸將賑士卒。而大饗兵衆。目中無肥前。因大言曰。當世不怖大猴者。特

國弟金吾耳。宜推戴左衛門督歲久而。馘胡孫遂大望也。悖勝如武信君。縱酒擅意。竟國兼等為敵間所刺而死。黨與皆潛匿。義久告秀吉而歸國。鎮蜂起。國兼素天智帝裔而義久寵臣。勇冠三軍。且賴朝委任梅北。以為忠久母。乃島津之元勳世臣也。故竊寘國兼。孤梅北次郎左衛門。于隅府濱市而豢之。秀吉使細川藤孝令義久譴弟。歲久云。先役不參謁。賊箭犯乘輿。竟不覲京師。今有疑梅北等事。然役朝鮮樹軍功。償宿罪則當赦之。然否任己之所望而已矣。歲久聞而自刎。全從前之言。證不屈秀吉。殉之節士二十九人。等田橫客。就中歲久長臣鎌田政金。先衆而潔死。鎌田左衛門尉政金源氏世臣。政家庶裔也。嘗傳金吾歲久而。務家老職。嚮方歲久拒秀吉。竟不下城。秀吉召家老。粵政金出。秀吉懇命諫。歲久而。賜時服二領。政金還告其狀。歲久弗然曰。爾亦受

猴冠者。賜而追從之邪。政金謹曰。所受一位關白太政大臣豐臣秀吉公。賜也。臣未知有稱猴冠者人矣。歲久怒甚。幽政金。樋脇鄉于一叢寺。因政金自號囚獄左衛。蟄居六個年。聞金吾事急。迺出寺。超山險。到歲久死前。而鞠躬刳腹。古今大稱其忠節。是裔稱鎌田囚左衛。世務東江城。卿老職矣。歲久之死。文祿元年七月十八日也。子孫世稱島津左衛門領薩摩。日置萬石邑。者是耳。然俗史記秀吉欲渡海。淺野長政諫爭。梅北等舉兵。等翌年事。謬愆甚。是歲五月。和軍進。陷韓都。取朝鮮八道。諸將分守州郡。至是義弘守永平。姪豐久守春川。時韓將元豪破蓮香氏兵。乃乘勝率江原道虜數萬來攻春川城。豐久與毛利勝信扞戰。義弘援之。而擒元豪。定江原道。獻首級于行營。秀吉大賞之。亦有金華城。當江原。咸鏡。慶尙。三道之要扼。而三面受敵。且疆土寒烈。不生穀。亦無塩采。諸

將悞辭守。衆議使義弘守之。伊集院忠棟難曰。雖我兵精勁。素非金石。請讓。他勿守之。世子久保慷慨曰。諸將累辭。是因不武矣。我何履其蹟乎。請速行守之。義弘然之。北進守金華。故清正等得無東顧。念而長驅。獲韓之王子。是際加藤獲一二之王子。島津獲弟三之王兒。其事出此。次卷。金華城後有高山。韓兵據之。而瞰我城。久保攀峻而攻之。虜下矢如雨。我軍發銃齊登。逼擊走之。斬敵許多。久保曰。小戰每獻首級。似表虛武。悉梟山樹而去。島津氏戰率是顛也。故非大戰。不奏其狀。不獻首級。然秀吉稱之冠。諸將二年正月。明國發兵而救朝鮮。河西行長等與戰不利。諸將皆傳檄。湊韓都。特加藤清正在。咸鏡極奧。不能達。檄衆就義弘而計之。我將敷寢。越中兵衛奮請行。義弘壯之。使猿渡掃部副之。分銃手精兵二百。而遣之。行虜中十餘日。晝夜連鬪。而屆清正營。清正大褒薩軍。驍勇既而明將李如松乘勝薄國。

都。因早川際景。立花宗茂等。邀擊碧蹄館。義弘見隆景宗茂以寡兵。當大敵。急令我將有馬重純。遣大礮手一隊百兵。而援之。我軍廼加宗茂陣。而立部曲。頃及東白野。雉飛翔。觸我陣上。幾數百羽。立花氏老將小野和泉言。薩將重純曰。明國大軍已近來。故山禽飛噪。客將夫警心。重純廼辟彈藥于車。礮而再三監定。放發見當。是間號大礮。率百錢形。類馬陽。今尙多存。既天明。明軍旌旗如雲。兵來似潮。滿隆景先會。而雖奮戰。衆寡不適。漸殿却。明軍齊進。躡擊時。薩兵看極。明軍之群頭。輒大礮一齊連發。敵陣忽碎潰。明之驍兵悉倒斃。宗茂進兵。橫擊如松親隊。隆景復返戰。竟大破明軍。薩兵尙進。四輪礮車。望虜之中堅。大將旗鼓天蓋。而累發彈。一丸竟折如松馬足。如松逆墮。隆景先鋒將井上五郎兵衛飛馬。仲楡。雖刺如松。當堅甲。鋒不徹。如松族將李有昇。返戰代死。而得如松。

活走。然切悲歎。有昇死。而至。哭泣哀悲之聲。乃達晨。皇明實記載。一金甲倭騎前搏李將軍。急矣。迺記井上事耳。時在韓。諸將深慮。晉州牧司領大兵來。與李如松胸背夾攻。韓都使義弘守龍仁。而當牧司衝。明主朱翊鈞聞戰不利。陽佯請和。秀吉聽之。命諸將去。韓都而營釜山浦。義弘殿之。屯固濟。尙壓晉州。明軍前尾和軍。還而躡之。更無和約。可必信。秀吉怒。令諸將合兵攻晉州。晉州城峻。而食足。牧司悉銳而固守。李如松亦屯固城。衆議推義弘當如松衝。已而秀吉書至。當以浮田毛利兩家兵四萬交押如松。而其餘悉攻牧司。至是薩軍肉薄攻晉州城。諸將作龜甲車。而衝城門。然爲鹿角所遮。甲車不能轉前。我先登中馬大藏。允大力絕倫。赤手向前。拔弄鹿角。恰如刈草。清正等愕曰。武庫君重寶一士。勝龜甲數車。褒羨甚。竟陷城。斬馘六千。秀吉大快之。賞諸將。義弘復還固

濟。而押如松。是間天灾流行。和軍與明兵大疫。於薩營。一門島津彰久。國老平田歲宗。已下疫。天凡千餘人。后世所謂印度霍亂是耳。九月世子久保亦罹疾。蚤逝。年廿一。歸葬甕島。殉之者三人矣。三年秀吉令義久送書。從薩摩于明國。而探明主翊鈞意。明主聞島津氏日本帝族。而大諸侯乃等十三布政司。以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許豫名目。答書。請更修隣好。而息兵休民。因視書。秀吉是歲義弘第二子忠恒立爲世子。迺朝京師。直到朝鮮。四年正月。秀吉有疾。欲得虎肉。而藥食令我獵之。時積雪沒山。至三月。漸消。因狩昌原山。獲猛虎二頭。而獻之。今甕島文庫有虎狩記。然潤色文牋。而踈事實。特忠恒卮從。奧關助年弱冠。親見而所筆記。極實錄矣。始義弘以獵虎詢之韓人。對曰。猛虎性好高。而不居抵。每據踞山巔。感東白朝陽。氣漸而吼嘯。數刻百獸聞之。或穴或遁。

因前夜調衆，曉明聞虎聲，而圍其山，則應獲之在手裡。義弘以為然，曉蹈寒山，而圍三猛虎據嶽巔。虎見人衆圍繞，而怒吼聲如鯨鐘。義弘急令狩監消銃火，解弓弦，是慎所言以飛器獲班獸也矣。弗曉一虎不怖數千兵圍，從嶽巔飛下。徐步原野，而來右馬頭征久家士安田次郎兵衛待伏場。金毛針如碧眼光射，擊安田不得已。拔吹毛二尺九寸，利刀搆前而跪踣，頻護身待之。虎常以嚼人之喉為規，故飛騰猛翔，欲嚙安田。吮過為利刀所貫，而即斃。死義弘忠恒大褒，安田沈勇寂然不動，而賜忠恒親所帶兼光名刀。因亦約締山圍，逼近虎嶽。然無敢有上嶽搏虎者。義弘怒，忠恒令圍者上野權衛門上嶽逐虎。上野迺放馬口，拔刀向虎，而攀岳。猛虎從嶽巔一飛百丈，直嚙上野。吮揮左右而拋上空，宙可五間，亦翔飛登嶽巔。益振猛威，雖然虎額至，右眼唇為上野所斫割，而鮮血

溢流。虎猛漸衰，於是義弘從士帖佐六七郎進上嶽，斫虎頭，三刀與虎奮鬪。福永助十郎繼進，執虎尾，捲松樹。虎為人所執尾，則猛力頓紕竭。至是長野助兵衛進抱虎，刺其腹。虎苦狂欲嚙帖佐六七陽莖，六七雖避之，反身為所嚙，脾而倒。虎亦不拔牙，而斃。死子虎一匹奔他山，迅過非人肺所及。帖佐創口無滴血，唯牙毒逆上責脚下，三日竟絕命。獲虎二頭，屆伏水時，秀吉褒稱曰：「清正等獲虎，每有丸蹟。今島津所獻完無丸蹟，手搏猛虎，必矣。可謂壯也。」乃召還義弘，因留忠恒而守固濟營。五月揚帆，六月歸朝，而謁太閤。時秀吉在伏水城，着鎧袍陣外套，而見之。是待遠征軍將之禮也。乃慰謝積年之軍勞，先招茶室賜親手芳茗，畢秀吉親携義弘手，而遊庭墅。遇松下有茸，秀吉跪而手采。命庖人饗義弘，復還席上。時山海珍味，美酒佳肴，盛數十器，而具義弘前。秀吉親起進酒，為

壽脫躬所授鳳錦外套。加義弘肩曰。外征諸將皆少壯。而武庫君特老軍務。故迺公深賴貴將。托所忽截。卿夫昂秀吉嘗所親戴。金銀兜。以今所飾床頭。親手賜之。義弘且增邑播磨石見地。而賞之。依明國乞和平。暫許歸國。而休息。慶長元年。明使聘京師。而拜秀吉。然和約不適。秀吉意再發兵。伐韓明。始義弘言。世子曰。和約詐謀明矣。警心陪從。從前。應固守屯營。至是。牧伯皆再舉。而紛擾。特薩軍自若。二年二月。義弘帶元帥巨擘。任而復到朝鮮。立花宗茂記云。征韓後役。島津義弘爲中央大將。蓋實錄矣。七月。義弘督諸將。進破全羅舟寨。姪豐久先登。先是造戰艦。最堅牢。然行甚遲。故號牛艦。十五日昧蚤。豐久乘之衝敵艦。勇進奮鬪。而奪明大軍艦。虜海軍悉潰散。及奏捷于本朝。藤堂高虎。加藤喜明等。爭角先登。一。二。然實豐久第一也。故欲言之。伯義弘囑姪耳曰。爾雖庶門。尙號

島津。與新侯冀賞。輩曹殊矣。欽母隕家聲。而宜摸避樹下耳。豐久領默捷聞至。秀吉沈吟曰。是舉小島津里原兒。先登第一也。明艦未得起碇。而所奪矣。他至則虜舉斷碇索。故不能取敵艦也。必矣。然伯爺誨姪兒。而讓功。群小也。賜上賞于豐久。所獲之明艦繫之。播港。時時觀以爲娛。后年秀賴入薩摩。駕此艦云。征韓諸將陸前攻南原城。義弘進斷全州。援路。加藤喜明隨之。旣而城陷。虜騎夜走全州。薩兵要之。八月十五夕。乘月明。斬首四百廿餘級。諸將尙進入忠清道。向稷山。而連戰。明韓兵悉湊。守國都。故義弘特進入都之南奧。而陷承天城。大獲韓之積聚。城內有巨大塹倉七個。一倉充麥粉。二倉充胡麻油。三倉四倉共充蜜筍。五倉充醃大魚。六倉充鹽苞。七倉充精米。其他家畜。鷄豚羊甚衆。薩軍朝暮飽。豐膳糧有。二歲儲。然至初冬。韓地酷寒。人馬踟躕。明兵保韓都。不敢出。

諸將累促義弘而班軍。是間義弘深慮軍實，前後薩軍所過，諭韓民隱山者，與書島津人相贈字，檜札以爲信牌，嚴禁殺掠，秋毫無犯。乃令民歸鄉里，收田穀及采土產，以輸貢賦，作敖倉而貯糧穀，鹽菜累具，後備故在韓，諸將常雖饑乏，薩軍特糧食豐饒，兵器戰具陪他。於是義弘殿惣軍屯泗川，而爲中央將，加藤清正爲右翼，在蔚山，河西行長爲左翼，在順天，長曾盛親，中川秀成，伊東祐兵，明月種長等，四國九州諸侯，役築泗川城，造作畢功而去。至是義弘居二城，世子忠恒在牙城，明人稱之，泗川新築要界，冠諸屯。東維有金海城，高橋統增守之，其次有固城，筑紫廣門守之，西距晉江，有晉州城，嚮牧司所據，我將三原重種守之，次有望津城，寺山久兼守之，次有永春城，川上久智守之，次有故館城，右馬頭征久兵守之，形勢顛恒山蛇。今作常依漢人避文帝名也三年正月，清正等苦蔚山義

弘親出而欲拯之。公監衆議，共不可，曰：泗川當全羅忠清要衝，宜無拔足而固守之。義弘不忍徒視，傳精兵姪豐久而遣之。屬吉川氏故當時吉川兵鋒利甚，清正等感稱之，實薩兵力居多。六月，明國大舉江漢，楚兵將攻島津，加藤河西分軍從三路來。始明國知島津氏日本大藩，班舉兵三分二，而對義弘，粵董一元與茅國器將漢南兵廿萬，而向泗川。二人固聞薩摩州兵剽悍而勁敵，乃識力鬪，接戰不適，頻謀以智術却薩軍。因專虛喝，劫我軍情，屢矣。先是明國南京兒年十五，避繼母禍而投薩摩。明人孫兒，吳國孫郎，裔而江南大富家子也。繼母常欲藥嫡兒，周已子親屬聞，扶桑石曼子聖人，能養老幼，而便商舶，遣薩摩。於是穎娃揖宿兩郡三萬石領主，穎娃久虎豕之，以爲扈從。蓋穎娃氏天智帝裔也。孫兒隨主在覺島，邸國人舉憐之，唱漢人孫兒郎而

殊叮嚀之。仕事多年。至壯歲。會繼母沒。親族招之。粵辭扶桑而歸。明國。惟我天正十六年戊子。明神宗萬曆十六年也。僅間三載。有朝鮮事。明主榜諸路募識日本者。南京應天府舉孫兒。而應募。明國君臣審知。島津豐臣有宿仇。迺使孫兒所語也。至是更名長昂。是所據。長沙桓王謚矣。乃使薩營。携本邦所謂口狀書。而捧之。

大明舉兵百萬。水陸並來。責貴將。足下既陷死地。宜救一條之生路。速揚帆而去。以爲全身保家。是方今之上策也耳。

義弘有學識。親看了曰。書意可笑。孤何敢怖爾衆大乎。應俟戰日。而決勝敗耳。迺報以戰書。俗史作義弘叱而逐。明使最愆事實。是時自孫兒去。薩摩既十有一年矣。然尙我將皆曰。言雖似卒爾。使官容貌酷類孫兒耶。是耶非耶。使漢拜伏曰。是矣。義弘曰。使者識寡人耶。曰。君公國大弟。御館對僕。舊主穎娃左馬頭。邸嘗方所出。

軍。豐後左馬頭。餞之。獻君公于金梨漆鞍。僕爲擔之。當有所記。義弘曰。然。粵衆心戚戚。更發舊情。而款話。孫兒曰。至僕少蒙薩恩。有今日。因啓赤心。嚮在貴國。現視九州戰狀。難明軍楚兵衆盛。不若薩軍。兵鋒遠矣。不足畏也。唯僕之所患。惶令既依。被明服。戰日所併殲已。故欲先戰而速脫矣。情能懇懇而去。明奴隨來者。皆躊躇。踰城門。傍觀我將種島久時等。講銃砲的者。密袖小鑿。每發竊穿。的標證。而呼中。故百發百中。明人怖薩摩。銃手已甚。是種島流砲術。極秘義。而所謨古阿部。磨饗蝦夷時。膳鹿角基石。而喫之。已以諸蕘。造鹿角。以黑豆。擬砮石。快啖食。而威北狄之術策矣。義弘覺大兵已近。急撤晉州。戍而納新寨。明軍前臨晉江。望津當其衝。守將寺山久兼固守之。時方盛夏。明兵浴河。久兼豫儲伏。發銃殺數百人。或白晝織旗幟於山谷。以爲援兵。大到狀。或暗夜挾繩火。於

河岸以為有理伏狀。或蚤出搜林叢，殺敵之樵秣。或晚出鳴虛銃，驚虜營。若是自六月至九月，新寨守備完具。至是義弘謀致虜，堅城下而殲。鑿之齧是明人郭國安投化薩摩。

郭國安字理心。往昔李唐中興，元勳郭子儀裔也。嘗子儀所封汾陽。當時水災損稼，民戶罷弊。子儀下車，乃塞橫流，浚川礁而通。爵水。從是田稼陪常產，而黎庶富饒，不知歲歉。子儀亦長壽。唐人畫郭王八十壽賀之，躰蓋本邦所傳壽老人圖是也。汾陽郭氏累代官途榮銜。國安亦為及弟，赴北京。然遇霖雨，運河溢，後期而徒還。半途聞商船航日本，欲見所謂蓬萊君子國。石曼子日新聖人，迺乘航來我西大河港。國主賜第宅於甌島海濱，而與祿等。明朝及弟者，舉為學士，掌翰林事，以便明琉牘書來復。且兼世子侍講，既而有妻子，至是改名汾陽理心。隨在泗川城，適明軍獲一婦，出自

泗川城而得陰語書，拯此婦者。令公之裔埋兒之父。問其名，則有。人口無木案，以呈茅國器。國器親不能解，乃入臥內視之。樞要者。贊畫謀主諸葛繡解曰：惟郭國安也。粵參謀史世用進，滕曰：有親國安。蓋史世用亦少年為儒生時，欲見石曼子日新聖人。來薩之防津。然每歲明船入港，則郭國安掌通譯，且得家信。因到防津港，適見世用共大悅。雖非舊相識，同是明國之生徒。双袖携手而來，甌島世用主國安家，與繡白講朱學。還時憑傳親語及手翰，于汾陽。父母今世用之參謀韓地，依往歲履本邦實地。所明主殊命之也。於是茅國器令世用誘國安為內應，暗以封汾湯伯。令子孫世襲。使麗倭通密書，麗倭者。乃謂日本人商止麗韓矣。雖然，先之出婦。素義弘秘策，而固與國安所謀也。故義弘令國安約明將，以九月廿日燒望津要城，明將信之。至期日，明兵前臨晉江，守將寺山

別傳曰國
安實所墜
明翠深懷

怨恨昔江
南李其墜
南唐舉乃
退釣江上
密引繩測
大江之廣
挾方趙宋
太祖討南
唐李其先
謂關下而
說地理不
失尺寸能
契國安之
泗川事

久兼陽燒而遁走。至是明軍決意而濟晉江。永春望之。即日走。廿一日毘陽。戍兵走。廿八日。故館守兵將走。夜炊飯。虜陟高岡。肝我煙。不意來。急圍之。右馬頭征久家老川上出羽守忠實率眾突出。潰圍而退。監軍相良玄蕃允勝日兵衛門力戰死之。然斬獲明將李寧。盧得功。玄蕃相良日向守子。兵衛勝目加賀守子。共斃島世家也。始征久嫡子彰久代父役朝鮮。文祿二年疫夭。年廿九。爾后兩監軍與家老統其眾。玄蕃達養由技無虜應。弦不斃。然矢盡。馬亦斃。敵矢因竟戰沒。兵衛馬無恙。屈新寨。城下。雖然聞同職玄蕃死。迺解所帶短刀而托從騎。永省於親加賀守。復回馬踏虜軍。而戰死。明之兩將其一為相良所射殺。一勝目決死。撲鬪所刺殺矣。川上忠實擐紕甲而殿戰。躬蒙十餘矢。乘駒亦斃。敵矢雖然。從兵力戰。奪虜馬而駕忠實。勉強達新寨。已到城門。將下馬。箭身不能

堪。義弘自樓上見之。急令人佐之。騎而入城。眾奮欲出戰。義弘不聽。明軍不數日。陷諸城。心甚輕我。輒悉濟晉江。連營卅里。間而露次。明韓兵現可卅萬。大稱百萬騎。我眾請夜襲掩擊。鑿之。義弘曰。未可。虜軍露次。不日攻我城。必矣。我已以逸待勞。一戰殲城下。願不快乎。眾大然之。是際。凡十日。塵埃降泗川。而不辨物色。世子試出黑漆。硯匣于城庭。而驗之。須臾失黑色。義弘誨曰。虜師明韓無算。大軍。日日近來。故步塵隨風而爾矣。眾始愕。敵師之夥來。廿九日。明兵可廿騎。鳴鉦來。樹榜木於城表。而退去。因取榜讀之。其文云。

明日十月朔且可攻新寨。

豫諭其故。於寨將勿彷徨。

義弘迺嚴守備。弗曉明軍大至。旌旗覆天。鬨聲動地。來。屋瓦皆震。

動塵砂騰如雲霧。以車衆來也。茅國器葉邦榮彭信古爲先鋒。董一元將中軍。郝三賤師道立。馬呈文藍方威。將左右軍。日出環圍。城如鍊桶。至辰。虜兵臨隍。附柵。我兵發弓銃。斃數千人。虜不屑。擊鼓闐鏜。踊躍兢進。以巨煩壞樓櫓。就中忠恒所上。東門樓映朝旭。而遮箭板。殊光輝。虜知主將樓。砲發甚劇。義弘迺命有馬重純。急以芻席覆遮箭楯。而絕光輝。虜如蟻。陸續攀堞。而齊登。我兵叢槍刀。斫刺之。刃鎔。豪血忽爲鈍。城危甚。時十月。韓地雖寒冷。我兵遍身汗流。喉喝而苦喘。故每樓上桶水。浮椀飲之。且銃砲熱。則漬手巾。于水桶。乃拭銃之表裡。以冷之。而發丸。雖世子忠恒。尙飲椀水。而潤喉。發丸放箭。虜殊回籌。欲破我北門。納潮口。焚盡郭內所護舟艦。而頓無我走路。俄轉向。增兵攻北門。甚猛烈。我軍銃熱。弦絕。苦發丸。放矢。義弘急令連發。大礮累擊。虜師中軍輻重隊。先是義

弘深慮。大軍來攻。濠測量城外。要場町間。而無有所遺。故我發丸中虜之硝櫃。震聲如雷。煙烟漲天。虜大騷擾。義弘急令衆殺出。勢如決河。虜軍披靡。忠恒先登而逐之。茅國器大隊悉赤粧。其兵精勁。乘虛欲奪我城。急前薄壁。北門守將圖書頭忠長。死戰扞之。國器明之名將。稱猛老爺。兵鋒銳甚。且衆寡不適。我兵將潰。明兵薄乘勝。忠恒下馬親鬪。斬虜驍兵。躬亦蒙槩創。且失韃鹿毛。乘馬北鄉。三久下奉馬。義弘已結陣。欲城守。寺山久兼樺山久高等。儲奇策。遙超丘。迴兵國器。後大鼓譟。而頻連發。銃礮時國器精兵。悉在前。而隊後荷糧餉。夫卒已大驚。四散。國器亦愕。以爲外援大至。斷明軍後。遽退走。明史作固城。援兵亦到。是所愆。寺山樺山等謀兵也。矣。至是我軍追走。逐北而踴。墜虜於晉江。殺獲超十萬。亦執得燕代汗血數千匹。就撰其良。爾后歸國。爲胤馬。后世號韓牧。在。覺

島吉野海邊耳長異倭馬明日集城傍尸首三萬八千七百一十七級而冬暑辰昏未至搜山河時亡虜重傷艱步者伏匿叢藪溝壑亦數萬矣我衆請復至明旦拾其遺馘其匿以搜山谷探川淵而舉首級十萬義弘不肯曰虜亦天地間同生也奈何忍馘殲其疵傷半活者乎軍既大捷尙銜功我所不敢爲也乃劓三十間四方九百坪大坑而糜虜首築京觀唯遺左耳以爲證醃數桶而獻本朝頸牒云忽領義久麾下軍所斬九千三百二十級世子忠恒親軍所斬一萬零百零八級監國義弘從軍所斬八千三百八十三級家臣大族伊集院源四郎忠真兵所斬六千五百六十級北鄉宗次郎三久兵所斬四千一百四十級也三久嚮不屈秀吉北鄉時久子也時島津豐久歷背敵在維城故不列首功亦雖義久一無渡海麾下更代而在韓地也大捷之奏屆時秀吉既薨因五

大老松平家康等贈連名書而慶賞之且乘是機會令外征諸將旋軍本邦蓋在韓諸將悉憑公監而告戰狀特義弘被秀吉殊命故致直聞也俗史記以薩軍所焚穀不躡明兵愆甚我軍更無所焚穀倉現我軍實積穀在泗川大城中丘唯明人焚路頭數子城以爲記空疎覆大敗耳矣當時雖薩兵不尾擊明軍却走凡五日路遁星州尙怖薩軍乘勝長驅而躡擊更使參謀史龍海與先使孫兒郎俱來泗川城而納和且遣猛老爺弟茅渭濱爲質之獲大明質子特島津氏耳本邦舉稱之是時聞新寨亡數于孫兒曰以糧食測之即死超八萬後日以傷死者未遑算故豐臣氏令樹碑大佛寺記泗川大捷斬虜八萬乃證孫兒言也郭國安云於漢土史文古今十倍首功故秦長平之捷坑四十萬蓋實可四萬其他準之亦嚮陷晉州獲首六千至秀吉內書來大稱六萬然則島津

氏韓國之大捷。號斬馘八十萬。尙可矣。明史稱石曼子不捷新寨。則倭人不能歸邦是也。義弘乃令附庸寺澤正成護明質子而稠警固。兵速送之。日本是間正成亦問孫兒曰。泗川之事。他議如何。孫兒曰。僕親聞國器所言。其話曰。我敗績新寨者。其失有五矣。島津令寡兵據望津嶮。我過謂兵多。自六月至九月相持。遂令新寨修營堅固。其失一也。余謂先拔金海固城。則新寨自潰。而一元不從。余言攻新寨而敗。其失二也。戰新寨也。令陳璘速率海軍。從水路直焚郭內所護船艦。然璘失期不至。其失三也。我謂島津之軍無大礮。而彼擊破我火藥櫃。事出不意。其失四也。及彼虛城追我。欲乘虛搗其城。而彼有備。我所支吾焉。其失五也。悔之何及矣。嗚呼。命乎時乎。惟至不吝我愛弟之基也矣。粵以慶長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本邦惣軍捐朝鮮。而揚帆。義弘後殿。以十七日去。泗川抵

遼船島。虜聞秀吉定死。率兵艦數千艘。屯忠清慶尙全羅三道海口。邀和軍。還始約諸將。悉湊釜山浦。而一緒解纜。已而釜山軍。及加藤清正等。蔚山軍。舉背約。先去。河西行長。有馬久純。松浦鎮任。大村純忠。五島純玄。在順天。明將劉綎。以陸兵。陳璘。以海軍。前後圍之。將屠鑿之。義弘曰。捐順天。五將而餒之。戎虜則本邦瑕瑾。莫大焉。宜遣迎之。附庸立花宗茂。高橋統增。寺澤正成。毛利秀包。筑紫廣門等。隨之。義弘心期必死。留世子。而將後軍。躬親先登。薩船及近順天。曉霧朦朧。過觸明之侯船。虜乃覺遽來戰。鄧子龍先進。薩軍發大礮。中之。子龍等二百虜。船共覆沒。韓統制李舜臣。繼進。薩兵銃砲亂發。悉丸殺盡。陳璘。馬文煥。陳璘等。列大艦來直下。我船而矢丸雨注。且投礮。火薩船。我船多破。死傷最衆。薩兵苦戰。而尙進。宗茂等見我急。而前鬪。乃勦力破虜。河西等乘間出順天。

航敵裏，不鬪而先遁。赴釜山，雖我軍見，行長等脫圍而欲退軍。潮去，船膠。是間本邦兵船專以楫橈，得進退自由。因無超八端帆。特義弘牙船十三端帆，以駕大礮也。其餘薩艦皆巨大，且載軍實。故益不搖。虜幸之，列龜甲艦衝我船壁，壁墻為碎壞，危甚。薩兵肉薄扞之。然坐膠船艦發大礮，則船軀破裂，不可奈何。偏唯以小銃弓矢扞戰。中馬大藏護義弘，披百箭箱而連射。虜應弦百數斃。然將箭盡，壯士橫山赴內，揮刀蹈敵艦，斫虜且拾箭而納我船。明將陶明宰艦壁垂赤幕而前鬪。我曉大山三次，駕川強兵等蹈其艦而斬明宰。然虜勁鬪，駕川蒙創，監軍川上久國證書存。今薩兵奮戰，奪韓船四，明艦二艘，死戰數剋。潮來，班軍世子軍亦來迎。忠恒親，携巨銃特進舟，虜中挑之。義弘累叱衆，諫不聽。伊勢貞昌竊爪柁師，暨柁師覺轉柁，虜亦創前戰而收兵。時我將樺山忠征、久高給

黎忠政等苦戰，悉傷舟子。故舟艦漂流，不能去。虜迺火炬而逼來。我兵不能奈何，皆弄舟上南海島而入。宗氏虛城，宗義智捐城，早卒。釜飯温而尚，數婦在，頻拜。薩人請歸日本，虜大軍進火，薩船乘勢焚宗城。我兵取釜與穀，擡而據山林，形狀如罟兔置雉。蓋山史等記行長奪敵寨而保之，愆是事也。是間河西等先遁，在加德島。宗茂正成譴行長曰：島津氏兵遭此厄，實依拯順天矣。宣五家出兵，而拯南海之危急，河西等應之。出兵艦十二艘，薩船凡十一艘。共疾航一晝夜，抵南海，則敵艦如山，虜滿海上。行長等兵怯悸，或不能載。薩兵而漕還，或僅載而疾遁。還特薩船指宿忠利所，部二艘特進，達于港奧。乃呼山丘，汰人數，而一無所遺。所不能載之軍實等，悉焚于島土。復破虜中，而航歸。時釜山無人。唯島津氏在，掛宿氏桓武帝之裔平，為朝養父。鎮西薩摩權守忠景一門也。古

為揖宿郡司。因為氏嚮義久初。謁秀吉時。昇乘輿先肩者。揖宿丹
 後守。其子迺忠利也。父子驍武拔群。忠利先率百甲。援望津對明。
 三十萬使敵不敢前一晝夜。顯甘寧百騎當魏軍。粵明軍參謀史
 龍海使薩營時。贈詩忠利合句云。萬年傳誦播芳名。紙尾書龍海
 居士為揖宿忠利將軍。蓋惟所規建文之間。明朝有官者。皆以居
 士號呈書。反叔燕棣也矣。當時雖薩藩富驍將。明人以將軍稱贊
 者。忠利一人耳。子孫在日向高岡城。世務鄉老職矣。此時於釜山
 浦更無有他諸侯兵。特我姪島津豐久督鬪艦廿七艘。而據釜山
 前嶼于椎木島。而踰伯父來耳矣。是際寒風殊凜烈。唇腫悉皸裂。
 堅水垂髯鬚。大雪滿銃刀。然水戰本邦軍兵舉龜手。拾爪皆枯死。
 更不能遣劍戟。雖北風騰狂浪。尚揚帆而歸本邦。故覆沒洋沖船
 艦太多。特薩軍堪戰八晝夜。待是月廿三日曉。漸浪靖而發韓地。

故不損一艘。而着筑前石田三成被公命來而迎勞。義弘密囑曰。
 島津氏兵威震華夏。宜尚為屯對馬形勢。今非阿衡新薨視弱。於
 海外日矣。須貴將父子密詣伏水。應送以官船。因歸眾于祖國。義
 弘伴子姪。竊夜間入伏水邸。於是豐臣氏大赫威。韓明云。沈安頓
 吾在對馬。欲再復渡海。

校外史氏曰。水史山史之網徒脫。吞舟不盡事實。最甚。抑述秀吉
 西來事。而不識島津金吾忠憤義烈拒之。亦山史現愆云。秀吉入
 薩摩降島津忠良。何為胡亂說之甚。抑忠良者義久祖父。而生明
 應元年九月廿三日。逝永祿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甫七十七。古

今所謂日新齊而朱學之開祖。惺窩之祖師。實秀吉西來前世人耳。亦愆云。朝鮮之事。郭國安奔明營。而告秀吉計。愆謬千萬。明之諸將泗川大敗後。切齒國安。殊已甚。故國安竟不歸。明國子孫振繩于甕島。現近間。武江之薩邸尹。稱汾陽次郎衛門郭某者。國安裔也。適雖山陽來薩地。然徒歷寡聞至極矣。蓋若山生之著述。俗之亦俗。真之俗史也矣。只管汲汲於揚其名。而涉獵採擇甚麁。唯專急其功。不研窮於事實。壹是飾耀文章。而傍凡庸。詒蒙俗悅。至愚極陋之目而已。是故碩學博識人。率哂山子短史耳矣。亦若水西山新白石等。學才史述。雖顯名於本邦。實不博挾陋也矣。白石見明書。不能解。日本戎嚴王。蓋是足利義滿之明號也。西山讀明史。不能解。沈安頓吾。惟迺島津兵庫之明聲矣。彼等不通情實。率是類也。粵水史山史等。記朝鮮遠征事。最多愆。就中順天援兵

之救戰。乃島津義弘爲愆宰。大將戰鬪最勉強。故薩兵死傷衆多。韓地征戰七個年。以是時爲其最。然亦斬明韓各將。勝泗川大捷戰。雖然。西山及山陽等。以義弘所戰。作行長所爲。薩人每嗤之。惟據明史所謬記矣。明人不識島津兵。暗夜遠來。戰順天城口。摠以爲行長附屬兵之所出戰。此最愆事實之甚者耳。方島津援兵大戰。明軍虜解圍。湊薩軍。粵行長等乘間出城。先遁釜山。近島於此際。立花高橋寺澤軍。死傷亦衆。毛利秀包筑紫廣門兵。傷殞次之。義弘苦戰。漸退來。宗茂正成等。累叱行長。而出兵艦。薄迎薩之後兵耳矣。亦有確證。子龍等爲大礮所鑿。然則征韓諸侯中。特島津氏有西洋匍匐牙製。一貫二百錢。佛郎機。乃所得豐後。而大友國崩礮是也。從來在甕島牙城兵器庫。今出上野。博覽會。西述此書。俊貞等。每撫此礮。而懷古慷慨。蓋古製之後。礮而母胴一個。子礮

明人唱之
石曼子破
隊煩驚怖
最甚

三個互籠彈藥交互後入而發之。故俗唱母子筒。抑明名將茅國器。悔語在此大礮。非行長所為。祥審明白矣。尙確證有五大老連名。所贈島津家。以大礮破明軍之褒美感狀。是等非俗史家之所識耳。蓋亦明史等惶憚神宗之怒。而作泗川之攻。明兵自失火。稍糧。順天之戰。鄧子龍隕礮。而自滅。惟等曹操對孫權。稱赤壁自燒營寨。皆是專彌縫敗衄之言。而實薩之大礮。每壓明軍。真若本朝五大老感狀證書。其他島津真記。與明書。所胥違齟齬。亦不鮮。以彼有所潤色。然耳矣。水史等貪博。偏固證明史。論薩之正記。直筆。此所以失其事實。文義主客。而謬著錯述矣。余嘗愍西山生山陽兒輩之不能盡精微。薄表出於實錄證書。只管為童蒙解釋。其一二而已矣。博聞諸君子。殊無所厭儂之重言。則幸甚矣。

甯島外史卷之三終



